

禅宗灯录译解

礼山 江峰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B 24-6.5
25

禅宗灯录译解

礼山 江峰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济南

鲁新登字 01 号

禅宗灯录译解

礼山 江峰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5 插页 52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1,000

ISBN 7—209—00894—2

B·54 定价：28.50 元

序

禅宗的生成，显现的是中国人在异己文明面前恰当的谦虚与自信，因此禅宗中便有一种民族开朗的襟怀与健康的心智。禅是西天菩提树移植东土所生的智慧之果。如果说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发展了，也只有禅宗最堪此语；如果说中国有了自己的佛教，也只是因为有了禅。

在一则小幽默里，瘦子对胖子说：见了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宋代史学家欧阳修在写了关于五代十国的史书后，慨然叹道：那年头如此糟，原来是因为没有人才！而王安石则认为：五代倒不是没有人才，五代的人才归了禅。荆公的道理，是从文定公张方平那里得来的。有一次荆公对孟子以后的儒中无人颇感蹊跷，问张方平。张告诉他说：后世哪里是没有人，恐怕还有比孔孟更胜一筹的人呢！见荆公瞠目张口，不明就里，张就说：像禅宗里的马大师等都是——一时选俊。然后又像那位“瘦子”一样地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

隋唐五代之际，一般认为是个思想创议贫乏的年代，这当然是只称量“瘦”者的结果。入世思想的奋起，绝多是“饿其饥肤”的结果，在大帝国制度上相对适宜的时代里，宽容了较多的人性冲创意志，产生了嗜欲意义上的繁荣，也酿造了丰富的现世生活情感，蹙额皱眉地去想些什么，仿佛失去了理据。

然而，“淡泊”之外，怎么就还有不“淡泊”的呢？仔细看一看记录着那一代激情的气象宏大的文学，其中所说的高兴事并不多，忧愁而不怎么绝望而已。这样一来，帝国制度在以其

自身的优秀刺激出激烈的情绪时，这制度本身是否真的不让人绝望，就成了问题。激情不过是被煽动之物。潮涌潮落，潮不自生，亦不自主。激情中撼动的是人性的根基。它的能生与所生，理性与蒙昧，坚实与懦弱，整一与肢离，都在这激昂的震颤中显露无遗。伟大的情绪之后，必有深刻的智性，人性在情感中四体横陈之际，它已成了受反思之物。禅是什么？禅不过是潮涌潮落中始终镇定不改的“湿性”而已。作为人生智慧的禅，它并不要取消生活的意念和现实，它是想在因外力而流宕腾翻的情波意海中，找到那个寂然的不动者，并在这不动的“自性”的澄明中，恢复心灵的整体与和谐，将他律的生存，换成自律的。因此，说千道万，禅不过是将智慧的心智，配置给“在世”的人生。禅，真正的禅，本质状态的禅，兴起于唐的衰朽之际是不奇怪的。制度在宽限了人生时，并不带来绝对真实的幸福，相反，当幸福成为欲望的目标时，本身就是烦恼。在一个中世纪最优秀的制度中，人们重新感受到“开放”的苦闷时，制度、客观法则、外在的关系等等是否可以解决内在人生问题，便受到了怀疑。

中国王朝的寿命以五百年为大寿，中国的思想之流以一千年为至期。克实地说，数千年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只有过两次可以称得上是创造的时期。一次是西周盛世瓦解时的春秋战国，一次就是在自信中改造外来宗教的禅宗运动。对华夏文明的历史而言，第一次的重要已无可辩驳，第二次的说出则很可能被视作“妖言妄语”。重要不等于就是聪明的，有什么比身心的安置问题对人类来说更重要呢？如果说，中国第一次的理性高潮，其全部的努力，重在以人间秩序的安排给出众生的幸福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是对这种试图的改弦更张。坏制度有坏制度的问题，好制度有好制度的问题，换一种思维的模式又如何呢？禅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它已经彻底告别了原教旨主义的逃避作

派，而质变为“入世”的热诚。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为人性各路冲突的马队设置出强制的交通规则而已，幸福却只是心灵自由的事业。禅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可以使人性之流，跌宕而又静寂，冲创而又守一，迷狂而又澹定，在更强烈的八风吹掀下，在更狂猛的性海翻腾中，兼有自己心灵的统一。

这正是禅所具有的超时代、国界、人种的普遍意义。伴随着人类对自己外在文明结构的改良，禅的精神将走向未来。

中国的典籍中，禅宗灯录是最难读的。禅门中师徒间对话的全部意蕴并不全在语言中，这就像戏剧的动人处并不全在台词中一样。禅僧们的话语机锋落在纸上，成了“公案”，言语而外的场景、情景、动作乃至话语的声调这些直观而且活泼的表意现象，也就永久地失掉了。这对读懂禅意的语言，是致命的。更困难的是，禅师认为，禅所要求的智的直觉，不是语言的交流所可以实现的，语言所指谓的禅，在语言的意象之外。当头一棒、迎面一喝不是禅，禅在棒与喝之外。因此，想从语言的灯录中把握禅，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禅宗毕竟是佛教中的一支，因而它有可以把握的最高宗旨。同时，禅是人悟的，就是人懂的。因此，人心的通性和对佛学的学习，无论如何都给出了不怎么好走但也是路的路子。佛教义理，可以使我们说禅有大方向；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自省又使与古人的对话有了可能。当笔者大着胆子向读者介绍禅师的活动时，靠的就是这两条。

此书命中注定地要应了“吃力不讨好”的老话。就主观上说，笔者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深度以及对佛学义理的掌握，都使我们不敢说是否真的理解了禅，说着了禅。

这样也好，国画画月亮时，有一种方法就是在纸上添些颜料作云彩，中间留出一块空间，月是由观者自己去会取的。我

们对灯录的译解，充其量是“画云彩”而已，禅意如月亮，就由读者去会悟吧。因此，您如果是一位好读者，就不要为书中的文字所左右，而要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我们的写作算不得什么，禅的确是个好东西。

礼 山

94.6.6

目 录

祖 师 禅

- 达摩老祖 (3)
 菩提达摩 一苇渡江 壁观婆罗门 只履西归
- 二祖慧可 (11)
 少林断臂 三祖僧璨 市井安心
- 四祖与五祖 (16)
- 六祖慧能 (20)
 卢行者 菩提本无树 仁者心动
 林麓抗诏 慧能没伎量 大鉴禅师
- 牛头法融 (33)
- 牛头慧忠 (37)
- 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 (39)
- 佛来亦不着 (43)
- 大觉道钦 (45)
- 鸟窠禅师 (47)
- 两京法主 三帝门师 (50)
- 老安禅师 (52)
- 破灶和尚 (54)
- 岳神五能 移松东岭 (58)

- 无柱禅师····· (65)
- 志诚投诚 回趣真如····· (72)
- 一宿觉者····· (75)
- 念经僧法达····· (79)
- 南阳慧忠国师····· (86)
- 大耳三藏 国师三唤 只这个
 钉钉住悬挂住 无缝塔
- 荷泽神会····· (94)
- 边见与生灭 知解宗徒 南北禅宗定是非
 禅宗七祖
- 寒山与拾得····· (100)
- 布袋和尚····· (104)

超佛越祖禅

- 南岳系····· (111)
- 南岳怀让····· (111)
- 马祖道一····· (116)
- 即心即佛 佛法哄小儿 赏月勘徒 石头路滑
 钝根僧 日面佛月面佛
- 百丈怀海····· (125)
- 一队野鸭子 两片皮 雄山百丈 咽喉唇吻
 野狐禅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 南泉普愿····· (134)
- 桶里粥 水牯牛 小大之辨 文殊普贤打架
 非心非佛 斩猫顶鞋 平常心是道
 瓶中鹅 又一头水牯牛

-
- 盐官齐安 (144)
净瓶与古佛 拂子与华严 一口棺材
犀牛扇子 守堂汉
- 赤眼归宗 (148)
露柱观音 打翻茶壶 作圆圈菜
- 大梅法常 (153)
梅子熟了 问者不近 新罗国里人 即此物非他物
- 麻谷宝彻 (158)
急 无处不周 婆子的神通
- 西堂智藏 (162)
读经 李翱 狮子身上虱 你有妻吗
- 大珠慧海 (167)
自家宝藏 诸法如义 大涅槃 禅师的学问
饥来吃饭 困来即眠 圆明剔透
- 石巩慧藏 (179)
一箭一群 牧牛人 三十年张弓 捉虚空
- 中邑洪恩 (184)
- 五台隐峰 (188)
只懂那个 已进不退 水浇南泉 倒立而化
- 庞蕴居士 (193)
一口吸尽西江水 好雪不落别处 灵照 正午日蚀
- 黄檗希运 (198)
大乘法器 巍巍堂堂 宣宗沙弥 羚羊恶狗
病身红莲 大唐国里无禅师
- 长庆大安 (207)
露地白牛 四大五蕴 五蕴山中
- 神赞和尚 (212)

- 赵州古佛 (214)
 有主沙弥 吃饭洗钵 悔不踏他两脚
 贼过张弓 正法眼 烦恼是佛 狗有佛性吗
 镇州大罗卜头 赵州四门 我是驴 赵州与婆子
- 岑大虫 (229)
 长长出不得 百尺竿头 南泉死后去了哪里
 果上涅槃与因中涅槃 蚯蚓两断 一口针三尺线
- 普化和尚 (243)
- 草鞋陈尊宿 (246)
 草鞋解围 觅固入头处 不是诗人莫说诗
 心不负人面无惭 禅与饿 永字八法
 一勺屎泼了赵州
- 青原系 (258)
- 青原行思 (258)
- 石头希迁 (262)
 行思门下 石头禅师 一堆柴
- 药山维俨 (269)
 恁么不恁么 思量那不思量的东西 荣者是枯者是
 那个呢 公牛生子 遮眼看经 平田浅草
 云在青天水在瓶 啸闻九十里
- 丹霞天然 (280)
 我子天然 不是不是 宗眼 释迦老凡夫
- 大颠宝通 (285)
 扬眉瞬目 盲者依前盲
- 道吾宗智 (289)
 异类中行 菩提以法空为座 云岩补鞋

- 今日好晒麦 有受非偿
- 云岩昙晟 (296)
开悟 大悲千手眼 八十岁的爷
- 船子德诚 (301)
- 石室善道 (306)
肄业和尚 竖杖说法 道如展手佛似握拳
- 石霜庆诸 (312)
一粒米 遍界不曾藏 修竹引风来
- 夹山善会 (318)
佛祖不替你生死 犹较石霜百步 二年同一春
- 投子大同 (325)
伊更候黑 虚空不曾烂 粗言细语 如鸡抱卵
- 洛甫元安 (332)
夹山悟道 佛魔不到处 洛甫三关 洛甫家风
最后的嘱咐
- 天皇道悟 (340)
- 德山宣鉴 (343)
龙潭点灯 汾山斗法 德山棒 呵佛骂祖
- 岩头全豁 (350)
岩头拜喝 如刀画水 小鱼吞大鱼 大吼一声
- 雪峰义存 (356)
鳌山阻雪 托门问僧 南山鳖鼻蛇 关门救火
柑桔束问 羚羊挂角
- 玄沙师备 (364)
头陀再来人 灵灵昭昭 人人出不得
脚跟点地 盲聋哑
- 保福从展 (373)

- 见色便是心 王公三跪 张三李四殿前过
那个为什么不痛 却是你慢我
- 太原孚上座 (380)
《涅槃》讲僧 玄沙着贼 老冻脓有乡情在
再讲《涅槃经》
- 罗汉桂琛 (387)
椅子竹木 栽田博饭吃 罗汉家风 秦州鸚鵡
可惜牡丹花

越祖分灯禅

- 汾仰宗 (397)
- 汾山灵祐 (397)
净瓶之名 采茶轶事 直须随流 一顶笠
- 仰山慧寂 (410)
这头高那头低 你也有份 是仰是覆
谁的镜 剑刃上事
- 香严智闲 (427)
穷到无锥 树上的倒霉蛋
- 法眼宗 (433)
- 清凉文益 (433)
安片石头在心头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 天台德韶 (444)
- 永明延寿 (450)
- 临济宗 (453)
- 临济义玄 (453)

- 老婆心切 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四料筒
四喝八棒 麻谷问 无位真人
- 兴化存奖 (469)
供养临济先师 胡喝乱喝个什么 怎如道个不必
草贼大败 说得行不得
- 南院慧颺 (475)
江西剃刀 无量大病源 啐啄同时
- 风穴延沼 (481)
衲子俊哉 今被黄面浙子钝置一场 铁牛之机
古曲无音韵 立一尘与不立一尘
- 首山省念 (491)
念法华 首山第一世 灯灯相续个什么
首山三句 新妇骑驴阿家牵
- 汾阳善昭 (501)
西河狮子 饮食无味睡卧不安 吾先行矣
- 石霜楚圆 (507)
临济道出常情 三脚蛤蟆跳上天
真狮子儿大狮子吼 南原境 神鼎屋倒 道吾打鼓
祖师禅 呵佛嘴歪
- 曹洞宗 (522)
- 洞山良价 (522)
切忌从他觅 问杀首座价 无寒暑处避寒暑
洞山果子 火后一茎茅 蛇吞蛤蟆 脚不湿 愚痴斋
- 曹山本寂 (541)
不变异处去 五圆相 不救人与大慈悲 打着我心
曹山好颠酒 死猫头最贵 如井觑驴

-
- 投子义青 (553)
- 芙蓉道楷 (555)
- 天童正觉 (561)
- 云门宗 (563)
- 云门文偃 (563)
- 未尝道着一字 棒打佛祖 达摩眼睛
 中有一宝 云门三句 曲弯弯地
- 双峰竟钦 (588)
- 智门光祚 (591)
- 洞山晓聪 (596)
- 云居晓舜 (600)
- 玉泉承皓 (603)
- 天衣义怀 (606)
- 福昌倚遇 (610)
- 圆通德止 (613)
- 智海本逸 (615)
- 法云法秀 (618)
- 刘经臣居士 (621)
- 临济宗（黄龙派） (624)
- 黄龙慧南 (624)
- 回家 黄龙三关
- 黄龙祖心 (632)
- 宝峰克文 (634)
- 隆庆庆闲 (638)

泐潭善清	(641)
青原惟信	(643)
黄庭坚居士	(646)
兜率从悦	(649)
泐潭文准	(652)
无尽居士	(654)
临济宗 (杨歧派)	(657)
杨歧方会	(657)
着什么急 三脚驴 坐具	
白云守端	(663)
保宁仁勇	(666)
五祖法演	(668)
昭觉克勤	(672)
无为宗泰	(677)
龙门清远	(680)
径山宗杲	(684)
何山守珣	(692)
教宗弥光	(695)
开善道谦	(698)
后 记	(700)
禅宗世系简图	(702)

祖师禅

祖师禅系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祖祖相传的“教外别传”之禅。此语出自仰山慧寂，用意在于以此表示禅宗与其他教派禅法的区别。习惯上，“祖师禅”又特指从达摩初祖到六祖慧能的禅门发展。

从初祖到六祖这段时期，是禅宗作为一个佛教宗门逐渐形成、确立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内在的理路和外在的变局两个方面说明这段历史。据说达摩来中国时，以《楞伽经》为弟子印心，因此早期禅僧称“楞伽师”。《楞伽经》属唯识学，阐发的是万法心造的道理。世间万象，皆从心生，因此悟道的人须守心看净。这就有初祖为二祖慧可安心，二祖为三祖僧璨“忏罪”的说法。及至四祖道信游化南方，流行于南方的般若空观之学以及释道融汇而成的玄学浸润禅宗，成为禅宗在学理上由唯识向般若转变的契机。这种转化的最终完成是由六祖慧能及其亲传弟子实现的。六祖对众开法，授无相戒，出自《金刚经》，《金刚经》属般若学。般若学以非有非无的空观中道虚化世界及自我的存在，而《金刚经》千言万语，归结处则以“无所住而生其心”为其大旨，是般若学的纲领性典籍。《楞伽经》所规约的守心看净法门，是以断除思维知见去除人生烦恼，说